

“故意” 词性辨

Original史有為西去东来中传站2021-01-10 00:00

收录于合集#史有為集 141 个

“故意” 词性辨

史有為

1，汉语词类本是无形态标志的句法分类。而句法分布有多少？能说得那么清，理得那么明吗？说是副词专做状语，有依附性。可是“不”却可以单独成句，而且还可以带上个语气词。说是连词专干连接，“所以”却可以带上语气词“嚒”，单独成句！加上下面的“故意”，不是要气死语法学家吗！所以，不要太迷信现在标注的词类，更不要崇拜“词类”，有不少确实是凑合。俺们先凑合着用吧。

2，近来兴起的语法化理论潮流确实解释了许多历史流变现象，但也提醒我们许多习焉不察而不符合语法化“规则”的现象。下面的“故意”就是如此。文献里先有副词，后有谓词用法，违反先实后虚的路径！有多少词是“造反派”，不按规矩走道儿的？得好好注意！

一个词不大可能改写一个理论，却可以证伪一个理论。

作者

2021.1.8

朋友用微信问我：“故意”在“存心/有意识地(那样做)”的意思时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和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都标的是“副词”，但是这个说法，没法跟外国学生讲，课文里有“他是故意的。”这怎么可能是副词呢？朋友觉得是“形容词”。

我说不是形容词。

形容词有几种：

性质形容词应该可能加“很”，而且可以修饰名词。而这两点“故意”都不具备。

状态形容词已经含有程度，不能加“很”，但有构词的标记，或者是重叠（如：绿油油、快快乐乐），或者有表示程度的成分（如蔚蓝、蜡黄）。这些，“故意”都不符合。

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注意到这个事实，但却没有解释：“‘故意’可以用在‘是…的’中间。

昨天迟到，我看你是~的

对不起，我不是~的

别理他，他~的”

说它是副词，只是根据

故意捣乱

故意把声音提高

故意咳嗽两声

做菜时故意多洒是一把盐

故意不理睬我

这样的例子。好像只能放在动词面的就是状语，就是副词。

然而副词的说法不能解释

他是故意的

这不是故意的

也不能解释学生的疑惑，更不能说服教师。副词是一种虚词，既然是虚词，就不能处于虚词“的”形成的格式里。

作为虚词/功能词的副词不能进入“（是）__的”格式里。例如“*是马上的*是立刻的*是也的*是都的”。因此“故意”显然有实词的一面。仅仅标注“副词”只能解释部分用法，的确有些凑合。

“（是）__的”有两种：

（1）“__的”是名词性成分，这样的名词性成分通常称之为“的”字短语，例如“红的吃的朋友的|我的”。这里的“的”是名词性成分的标记或引导者，是必要成分，不能删略的。进入此格式的是实词，包括名动形。

（2）“__的”是谓词性成分。例如“孩子挺漂亮的|我挺高兴的|是挺麻烦的|我是喜欢的|这是说笑的|他是乐意的|这是可以的|这也是可能的”。构造里的成分都是谓词（包括形容词、动词和助动词）。这里的“的”是

谓词性成分的辅助者和确认语气表示者，可以有条件删去。“他是故意的|这不是故意的”，符合这种情况。“故意”应该属于谓词。

查语料库，还有如下用法：

①如此+故意（谓词用法）：他们如此故意，倒是振聋发聩

②是+故意（谓词的指称化用法）：是故意，是疏忽，也是对爱的一种污辱|我也真的不是故意，只因为我太在意你吧

③数量+故意（名词用法，也可以视为谓词的指称化用法）：好多眼神，好多故意

④故意+的（构成定语用法）：故意的伤害行为

⑤故意+地（构成状语用法）：我以为老舍故意地不写这个|他不动声色，却故意地挑毛病、指缺点|且其行为是故意地、持续性地违背来自权威机构的合理的规定和要求

⑥加上问题中的“他是故意的|这不是故意的”

以上用法明显都不是副词的用法。如何解释这些用法，如何认识“故意”的词性。

其中①“（名词语+）如此__”，担任谓语，符合谓语功能的有“如此喜欢|如此说话|如此劳动|如此激动|如此能干|如此高深”。后一成分不是动词就是形容词。“如此故意”与它们类比，不合形容词，但动词也难以自圆其说。它不能接受“不”和“了”的限定，又不像典型的动词。因此只能说“故意”是谓词功能而已，尚未进一步演化。这说明现在使用的词类体系有缺陷，太僵硬，缺乏弹性，并不完全符合汉语的实情。

“如此__”还有名词性的类型，如“如此怪人|如此父亲”。虽然也可以成句，但前面却不能出现主语“我、他们”。这是名词语在惊叹语气下担任谓语。“故意”不能出现于此。

如果我们以①的谓词用法作为基础，那么②③以及⑥“是故意的”都可以作为谓词用法的变化。

④⑤实际上是一个东西，只是因为所处场合不同而有不同“的”的写法。这里的“的”是个修饰功能的标记，与⑥“是故意的”里的“的”并不是同一个东西。其中的“故意”都可以视为谓词。

这样，“故意”就有了两种身份：谓词（意思是“存心/有意识地那样做”）；副词（意思是“存心/有意识地”）。

查历史，较早文献是副词用法。如：

元·关汉卿《窦娥冤》第一折：你敢是不肯，故意将钱钞哄我赛廬医的？

明·冯惟敏《不伏老》第一折：都只是虚张声势，止不过故意穷忙。

如果历史确实如此，那么就可以认定：谓词用法是由副词用法变化而来，是将副词词义中隐藏在背后的意思“那样做”上升为显义，成为词义的一部分。

当前的词类系统，未能反映这类尚未分化成动词、形容词的情况，也没有单独设立谓词。这说明我们的词类系统还有问题，仍是一种凑合。

2020. 10. 23. 于法华寺侧亦蜗居

【本文发表于《语言文字周报》（2020. 12. 1, 1889 期第 2 版）】